



赤溪河的秋

□毛琪江

处暑一到，夏天就像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这时候，赤溪河的秋天，就真正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了。那一湾湾金色的稻谷，像秋日的阳光，在山前摇曳起伏，耀眼而温暖。

当走进农家院子，你会看到农民们把刚掰回来的苞谷拨开外层皮子，将皮子反穿在堂屋横梁下的绳子上，然后在绳子上穿一个圆锥形的锅盖，防止老鼠偷袭。那些吊在堂屋的玉米棒子，像树上的香蕉，犹如一串串金黄色的宝石，照亮了沉寂的岁月。地坝里也满满当地晒着圆润饱满的玉米颗粒，这几天也是雀鸟们、鸡鸭们饱餐的日子。整个村庄都变成了清一色的金黄，仿佛把门前的马路也映照成了金光大道。

“秋老虎”还想紧紧抓住夏天的尾巴，尽管许多人都讨厌这个像火盆一样的太阳，但对于赤溪河的农民来说，他们与这只“秋老虎”仿佛成了配合默契的老朋友。它的一个眼神、一个姿势，他们都心领神会。每天上午，他们都会戴着草帽，来到稻田边走上一圈，看看稻穗的颗粒是否饱满变黄，看看稻穗上的叶柄是否枯萎变黄，然后通过这些讯息，就能精确地判断出，哪一块稻田可以马上收割了，哪一块稻田还要等上两三天。在他们眼里，每年的这一只“秋老虎”，就是专门为他们收割稻谷、晒干谷子、入库存储而特意留下来的。在香喷喷的米饭里，不仅有浓郁的人间烟火气，还有火热的太阳味儿。

割谷的这天，早晨的公鸡叫了头遍以后，农民们就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起床了。在月光下，他们头顶露珠，手拿镰刀，走进稻田里，一把一把地割下稻谷，将带着谷粒的稻草散开搁置在谷庄子上，等到中午的太阳晒去多余的水分。回家后，用一根食指粗的竹筒，插进用高粱酿成的醪糟坛子里，咕咚咕咚地吸上几口让人微醺的醪糟，再美美地睡上一觉。等到下午的太阳失去了威严，并开始偏西时，就

着扞担绳子，来到稻田里捆着“草头”，挑回院子的地坝里。再牵着牛鼻子，拉着石碾，碾压出经过扞谷子而未能从草头上脱离干净的谷粒。晚上，等到秋风再起，他们站在清风吹来的上方，用木铲子掀起谷子，从左到右，或从右往左，高高地向空中抛撒成弧形，金黄色的谷粒在空中像一块绵柔的绸布，张开成一弯半圆形的月亮，借助风力，吹散混杂在谷子里面的草灰和空壳，他们说这叫“扬谷子”。然后将经过碾压后的稻草，一把一把地缠绕在树桩上，层层叠叠像堆雪人一样堆码至五六米高。这些稻草挤在一起，在秋风秋雨里依偎取暖，冬天就成了农户家喂牛羊的食物，或灶膛里的柴火，也可以用作床铺上的“垫褥”，给人温暖。不过，这都是以前的老办法了。现在收谷不需要人挑背扛了，农民们直接把三轮车开到田边的马路上，装满一车就往回运送。也不需要石碾碾压，而是用省时省力的脱粒机。冬天床铺上用的棉絮和电热毯，早已代替了从前的稻草。

《齐民要术》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我想，大概意思就是说，搞农业生产，要想花很少的力气而获得最大的收获，就要顺应天时，衡量地利，否则，将会一无所获。这就像做人一样，不可投机取巧，不能贪得无厌。

处暑这几天，树林里的枫叶是红色的，竹林里的竹叶是绿色的，只有农户房前屋后的柑子是青色的，它们露出羞涩的表情，遮遮掩掩地躲藏在树叶的后面，像生怕走丢的小孩，拉着大人衣襟，长途跋涉至成熟的季节。

赶着来庆贺丰收的，除了香甜的冰糖雪梨，还有听着长江水的涛声长大的桂圆。它们似乎知道农民们辛苦地忙完了一季秋收，需要补充营养了，便特意送来这份香甜的水果。这是赤溪河的秋天最早的水果之一。村民们说：“真是吃到喉咙管，甜到肚子眼儿。”一口下去，听到咀嚼在嘴里清脆的咔嚓声，仿佛就能消除一身的疲劳，而元气满满。

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赤溪河的人也开始栽种桂花树。处暑过后，那些长在叶子和树丫之间像豌豆米粒大小的桂花胚胎，就开始蠢蠢欲动拱苞发芽了，有性子急的也已张开了花瓣。按说，在一般情况下

要等到白露过后至秋分时节，桂花树才大面积开花，才会十里飘香。但处暑过后的这几天里，如果你从桂花树下路过，或者在它们随风入夜的时候，也能闻到别样的香气，助你良宵美梦。

古称“雁乐”之地的赤溪河，最不知疲倦也最喜欢制造热闹的，当数竹林里、树丫上啾啾的啼鸟们。它们或盘旋在斑斓多彩的村庄上空，或嬉戏于“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赤溪河里。只要聚在一起，似乎就有永远摆不完的“龙门阵”。它们摆谈着自己的祖先大雁，讲述着大雁仁义礼智信的故事。人们都熟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名句，这是元好问在山西汾河，为因爱而殉情的大雁所作的《摸鱼儿·雁丘词》。

但在“雁乐”之地的赤溪河，却有另一个关于大雁的传说：相传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从宜昌起飞，经过万州、忠县、丰都，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在一个秋日的早晨，当轰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从丰都高家镇方向传来，越来越接近赤溪河的时候，几百只大雁突然腾空而起，盘旋在赤溪河上空，在飞机经过的航线上形成了一块密不透风的幕布。它们携着同伴，带着情侣，先后撞上了飞机的螺旋桨，避之不及的两架带有炸弹的日本飞机坠落于峡谷之涧。传说虽无可考证，但飞机撞上飞鸟而失事事故，以前也偶有耳闻。《诗经》里有《小雅·鸿雁》的诗句：“鸿雁于飞，肃肃其羽……”那些从千年前的诗歌里飞来的大雁，栖息在赤溪河的泥土上，结下了深情、淳朴的花朵，艳丽了赤溪河的山川，浓郁了赤溪河的绿水。

我的老家就住在赤溪河的岸边，从小就见惯了赤溪河春的斑斓、夏的浓烈、秋的缤纷、冬的蕴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人生之秋，何不如如此！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会员）

稻与镰的秋语

□黎强

稻熟了，镰舞了，金秋就丰腴了，吃新的日子也就到了。

仿佛在一夜之间，坡上坎下的田畴田垄像变戏法一样，从碧绿一下子切换到了金黄，极致地铺展在乡野乡土之上，给丰饶的田亩披上了靓丽的黄金甲。此时，村庄知道，又是一年收获的季节到了，“割稻”“扞谷”的农事已近在眼前了。

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荡漾，泛起金灿灿的波浪，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很是好看。那些成熟的稻穗兴奋地相互簇拥着、媲美着、摇曳着，发出“窸窣窣窣”悦耳动听的声音，传到同样兴奋欣喜的村庄里打个旋儿，又折身穿过炊烟、草垛、池塘，飘向远处的树梢、小溪、河流，把稻谷成熟的消息发布在青山绿水间。直到夕阳西下，月牙升起，那飘逸的稻谷清香还在夜色中氤氲，就像是一部秋收的童话在山乡之夜娓娓道来。而那些聚合劳作、耕耘和收成于一体的稻田之景，早已经被村庄记得熟稔而亲切，拥进了又一个心满意足、夜不能寐的兴奋之中。

此时，稻谷急切盼望着镰刀的青睐。而跃跃欲试的镰刀，早已经按捺不住异常亢奋，在堂屋里、在屋檐下、在石磨上，闪烁着银光。它的心里早已经融入了翻卷的稻浪和连片的稻田，以及在挥镰之中与稻秆亲密接触而发出的“嚓嚓嚓”的声调与音韵。那种美妙的声音，是镰刀的至爱，也是镰刀的高光时刻。

早起的镰刀来到石水缸边，让同样早起的父亲磨出刀口锋口并擦拭得极其细腻，尤显仪式感。之后，稻镰迎着鱼肚白的晨曦，别在父亲的腰间或挂在父亲的扞担上，去往即将与稻共舞的田畴田垄田亩。镰刀心里明白，抽着早烟挑着箩筐的父亲也是憋足了劲的，也会在镰刀相遇的那一刻，将“开镰割稻”作为五谷丰登的大地板书。之后，那些成熟的稻谷将成为晒谷场的农家话题，说着颗粒归仓。也会成为米粮仓里的充盈富足，滋养乡下人平淡而安逸的日子。

镰刀来到一片谷穗饱满的金黄地，那呼之欲出的激

情握在父亲的手中，蓄势待发。与父亲并排着的母亲并不着急，握一把镰刀，走到稻穗面前，用手轻轻抚摸着茁壮的稻禾，拍拍谷穗，摸摸稻秆，嘴里絮絮叨叨念着什么。也许是父亲母亲在感谢庄稼地上蓬勃丰腴的稻谷吧。

父亲在晨光中挥镰割下了第一茬稻谷，用镰刀削下一株饱满的稻穗捻出几粒稻谷，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顷刻，父亲的眼睛亮了，嘴角也挂起笑意，那神情分明是满足的。母亲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把谷粒放几颗在嘴里，鼻腔里接连哼出几声“嗯嗯”，又自言自语道：“真香，真甜。”

接下来，稻和镰的完美融合，就在稻田里有声有色地展现着，风儿成为和声，阳光成为布景，云彩成为衬托，就连田中的鱼虾、黄鳝、田螺都被镰刀之舞感染着。勤劳的父亲母亲弓腰割稻，汗滴禾下土，用镰刀把成熟的稻谷收入箩筐里背筐中，一扬脸一直腰之间，让心里那份淳朴质朴的山里人情怀随着上下挥舞的镰刀一起显得明亮而欢快。

挑着沉甸甸的稻谷，父亲没有觉得累。母亲背着满满稻谷的背筐，更没有觉得困。父亲的腰间别着、扞担上挂着意犹未尽的镰刀，母亲的背筐上也插着沾满稻谷香的镰刀。这是一幅剪影式的农耕割稻图，让稻和镰凸显着秋收的韵致与内涵。

稻谷回家了，镰刀回家了。父亲倒一土碗自家酿的米酒，坐在高高的门槛上喝着。父亲的眼睛一会看看稻谷，一会看看镰刀，一会又看看老屋那边漫卷金黄的田地，没有说一句话。父亲知道，稻谷也好，镰刀也罢，都是家里的吉祥之物，是乡下人家里少不得的烟火气、精气神。

啊，稻与镰的秋语，无不诠释着农事之美，哪一样不是村庄的命脉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重庆晨报《黄葛树》副刊 征稿启事

重庆晨报推出《黄葛树》文史副刊，内容立足重庆本土、放眼全国，刊载历史人物、今古故事、史料秘闻、考古发现、神话传说、事件亲历、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欢迎赐稿。来稿时请注明通信地址、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提供银行卡开户行等。

文史类投稿邮箱：
cqcb2023@sina.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
cqcbgsh@126.com

